

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实现

华秀梅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自我互动已然成为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个体借助于数字化媒介进行自我生成、自我成长、自我成才、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实践活动。活动过程中涉及主客体的内在关系,而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在此基础上,初步阐述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生成以及发挥该功能的着力点,希冀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内涵。

【关键词】 网络;自我互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章编号】** 1003-8418(2021)03-0097-0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21.03.015

【作者简介】 华秀梅(1979—),女,山东临沂人,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旨在促进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与最高目标”^[1]。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各种电子形式的社会沟通和互动已然成为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在网络社会已经演变成成为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以意识性为主的网络自我互动无论在互动内容还是互动频率上都远远突破了传统自我互动,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然而,怎样客观地认识、评价和有效地实现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值得关注。

一、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生成

(一)网络自我互动界定

网络自我互动是在网络自我基础上衍生而来。邹智贤、陆俊认为网络自我是“真实自我、想象自我和分裂自我的综合体,是现实社会交往主体行为方式在网络世界的体现”^[2]。王志弘将网络自我置于技术中介之自我分析和分身组态的概念框架分析,认为网络自我状态是“超越真假虚实、自我非我的僵固二分,其包含社会的运作的基

本逻辑”^[3]。谢玉进、胡树祥认为,网络自我的本质是数字自我,“是自我意识的数字化转换与展现,是信息化在场的自我、动态建构的自我”^[4]。网络自我互动是人机互动过程中,个体借助于数字化媒介进行“自我生成、自我成长、自我成才、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内在主客体关系的意识实践活动”^[5]。网络自我互动中涉及主客体关系,且是相互作用的主客体关系。

(二)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既作用于人,又作用于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从这个意义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又可以分为个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在网络自我互动过程中,个体借助数字化媒介在网络中自我认识、自我定位与自我赋权,同时在网络生存中自我调适、自我提升与自我规约。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个体对客观外界的刺激是通过主体内部有意识的自主活动做出选择,进而纳入主体的思想道德系统,成为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这样,个体的思想道德就发展了。显然,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个体性功能的发挥。网络自我互动聚焦个体,是一种特殊的自我认识与改造的活动,是“现实我”对“网络我”的认识、评价、反思、调整与

超越活动。分析个体在网络环境中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深入挖掘自我互动的内涵与功能,对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发挥网络自我互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功能。“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6],在发展过程中,“人有外向地向外部世界求知的本性,也有向内地内向认识自我的本性”。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功能是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网络自我互动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能动性作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某一程度上成为个体自我教育、自我反思的过程,教育主体性功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和提升。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功能主要体现在生存功能与发展功能。

一是生存功能。网络自我互动“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引领人的自我构建和自我完善,在于把人引向作为本身的人类能力发展的‘自由王国’”^[7]。网络自我互动带给个体的更多的不是物质、权力和感官享受,而更多的是个体数字化生存的意义。因此,网络自我互动的功能和内在驱动力是人们对于数字化生存意义的追寻,是人类个体遵循客观规律、服从网络生存准则以便求得更好网络生存状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网络自我互动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人在网络自我互动的过程中反思性品质得到激发,反思自己的生命与精神世界的内在联系,并努力建立这种联系。

二是发展功能。网络自我互动的内容丰富、频率更高,互动时间和地点也打破了传统现实场域的局限。互动的及时性有效地提升了个体道德行为的反馈速度,进而促进了个体道德的自我教育与自我发展,促进了个体道德认知和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扩大了认识的视域。个体对自己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与他者和社会集体实际存在的利益关系的认识,包括对这种认识的积极的自我关注和自我评价。网络为自我认知提供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功能场域,自我意识也获得了数字化的展现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自我意识的表现方式,延伸了自我意识的触角,拓展了自我存在的空间,使得其自我认知空间、频率都得以有效提升。另

一方面,网络为人们的学习生活、人生发展与价值实现,提供了诸多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易于激发和激化人的自控毅力,在此基础上激发个体的自省。通过网络自我互动能够适时自觉地反省和矫正已经发生的行为,网络世界尤其是自媒体人人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随时随地自由发声,各种不良信息以精美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呈现,对人充满诱惑。网络自我互动可以适时地甄别、选择、纠正,促进个体确立防微杜渐的思想觉悟。

2.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功能。人的社会属性无论在现实社会还是在网络虚拟社会都是其固有的属性之一。齐美尔认为,人的社会化是通过人的互动而产生的,各种人际互动形式及其产生的社会关系是构成现实社会的基本材料。网络自我互动的社会功能是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网络自我互动过程中发挥的社会性作用,具体表现在文化功能和调节功能。

一是文化功能。网络自我互动过程中个体的社会化过程置于全球化交融的背景下,个体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传播有关信息和主流意识形态,促进个体接受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模式。同时个体通过自我互动习得的文化形成一定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其制约下的行为模式通过网络互动再次发挥了网络文化的社会传播功能。

二是调节功能。网络自我互动使得人类交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人在网络互动中选择“自我”的同时,又在寻找发现自己在“实际”生活或真实社会过程中“隐匿”的、“丢失”的或“压抑”的自我内核。个体在网络自我互动过程中及时地根据网络社会发展变化和其他个体的互动情况进行及时的自我互动调整,有效地促进网络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加快个体社会化的发展进程。

二、高度重视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在网络自我互动实践中,人际沟通和社会整合得以充分拓展,个体自由得以充分释放,自我信息互动和内在自我意识价值诉求的自我表达得以实现。这些互动既有积极的互动,也有消极的互动,呈现出典型的互动特点。

一是自我互动内容片段化、情感化。在网络环境下,个体摆脱了传统媒体被动的选择注意,开始尝试主动地自我互动,很多个体一味地体验网络互动的丰富形式,却忽略了互动的结果,甚至忽略了表达的一般性规则,导致网络上的言语充斥过多的冗余甚至低俗错误的信息,很多个体将网络作为自我在网络匿名空间里思想、行为的放纵场所,致使网络社会道德失范。同时,在网络的大环境下,参与者人数众多、表层信息泛滥、人员流动性强、匿名身份不确定,加之个人高度情感化的倾向等问题,使得部分个体在网络自我互动中自我解除了道德甚至法律的约束,出现人格异化,导致网络互动成为浅层次、负向化的自我互动。

二是自我互动频次即时性、高频化。网络的发展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同时也促进了个体多样化需求的提升,个体通过网络自我互动可以实现即时性的各种需求,导致网络自我互动的即时性、高频化。很多个体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不愿意通过线下的人际互动来疏导解决,而是通过网络进行自我表达、自我疏导,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的人际互动基础,缩减了互动的广泛性,偏离了社会互动的沟通目的。

三是网络自我互动方式隐匿性、游离化。一方面网络社会的隐匿性和时时在场的特征导致个体身份在网络互动中出现多重化、游离化现象,网络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背离。另一方面,长期的网络多重化互动使得人们沉溺于虚拟空间,长期远离真实世界,缺乏面对面的人际交往,陷入自我创设的虚拟身份之中而难以自拔,容易失去真实的自我,甚至产生强烈的“自恋”式认同。长此以往,致使个体冷漠孤僻,心理趋向封闭,人际情感疏远,人际交往缺失,人际关系障碍,社交能力下降等问题。

互联网赋予“我”多样、动态、复杂甚至异化的自我展现形态的同时,也给互联网时代实体自我认识与改造增加了许多难度。譬如,网络多样的自我如何确证我的同一性,网络流变的自我如何沉淀自我的稳定性,网络异化的自我如何回归和增强自我理性,面对形形色色的假我如何捍卫真我的权益,现实自我与网络自我到底如何自处等。这些问题是互联网时代人与自我互动中必然直面的重要问题,是互联网时代自我的存在与发展所

绕不开的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因此,理性地审视网络自我互动,努力挖掘并实现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为网民个体的内省行为寻找着力点,成为当前的时代问题与时代使命。

三、网络自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

(一)加强“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为网络自我互动提供内生动力

自我教育是衡量个体主体性发展中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所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必须通过人们自己的思想矛盾运动来实现。网民的自我教育和思想矛盾的自我调适有两个基本的向度:一是自律,二是他律。自律精神和他律能力是优化网民自我存在状态的主要途径。自律是网民自我调适的根本手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实现方式,为主体之间的互相交往提供了一套可被普遍遵循的规范,只有在自律中主体才能形成更加明确的对自身、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加强个体自律、他律提升网民个体主体性的发展,以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我教育提供内生动力。

一是用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主渠道功能。

二是要多维度地培养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能力,“保障网民在自身的思想矛盾运动中能凭借自律使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思想”^[8]。

三是要立足于家庭网络道德教育,夯实发挥学校主渠道功能的逻辑基础。家庭网络道德教育不同于学校的“理性”教育,应凸显“感性”教育,将重点放在活动和游戏中,家长积极带入网络世界,而不应当是因噎废食地“回避”网络。

(二)加强教育互动实践平台的建设,为网络自我互动创设教育场域

构建多种自律养成的现实实践平台和虚拟实践平台。现实平台即网下道德情景创设,如无监考考场、自我卫生习惯评比、团队角色适应、自主学习能力评比、志愿者活动、自由式社会调研、定时退出游戏等,在现实生活中培育道德自觉与道德意志,一旦养成高尚品质与习惯,就可以应对各种道德困境。虚拟实践平台即网上道德情景教学软件开发。同时,要搭建课堂网络互动平台,实现

课程传统互动与网络自我互动的同步进行,遴选和建设优质互动平台,提升和激发个体网络自我互动的频次与质量。还应积极引导和指导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建设自我互动平台,为个体网络自我互动创造条件。同时,在全社会营造有助于培育自律德性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三)加强网络自我互动机制建设,为网络自我互动提供组织动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积极引导网络个体的自我互动。一是要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协调机制,做好网络自我互动的有效引导。二是要建立网络个体监控规约机制,加强对个体自媒体平台认证审核、信息过滤、信度测评。三是建立网络评估反馈机制。四是构建长效保障机制,做好技术保障、文化供给、互动服务,为积极的网络自我互动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四)加强网络人文精神培育,为网络自我互动营造文化境域

网络行为实践是整个网络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属性,网络自我互动作为网络行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互动的效果受网络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只有创新发展网络文化才是积极的网络互动引导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弘扬网络人文精神,促进网络个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更应该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改革行动。一方面要积极构建适

应两种教育和谐发展的教育教学环境、课程资源体系、教育评价体系和师资队伍。另一方面要注重科学方法论教育、跨学科教育、现代思维方式和非智力素质教育。同时还要加强网络技术的人文关怀,加强网路技术人员的教育引导,将人文精神注入网络技术开发的各个环节,在网络技术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和未来理想,将网络与人的可持续发展视为价值关怀的最终目标。加强网络社会文化的整体规划和人文文化的有效供给,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涵育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曹清燕.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6):169-171.

[2]邹智贤,陆俊.论网络“自我”[J].求索,2001(1):84-87.

[3]王志弘.技术中介的人与自我:网际空间、分身组态与记忆装置[J].资讯社会研究,2002(2):1-20.

[4]谢玉进,胡树祥.网络自我的本质:数字自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5):117-122.

[5]丁科,胡树祥.网络自我互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新话题[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4):111-116.

[6]夏甄陶.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28.

[7]张思.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特点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6(4):195-198.

[8]李丽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他律与自律的辩证关系分析[J].理论观察,2013(5):26-27.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基于推进个人品德建设的网络道德自律精神培育研究”(20YJA710012)。

The Function of Online Self-intera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Hua Xiumei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nline self-interactive has become a way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is way, individuals use digital media to carry out self-generation, self-growth, self-fulfillment, self-development,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these practical activiti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s involved and such a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ound the gener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online self-intera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pose keys to exerting this function, hoping to enrich the functional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network; self-interac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肖地生)